

学 校 代 码:	10135
论文分类号:	
学 号:	20084203010
研究生类别:	高校教师

内蒙古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独特的历史观观照下的城市书写
——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创作

The unique history of cities in the Light
—— City of Wang Anyi's Fiction

学 科 门 类:	中文
一 级 学 科:	汉语言文学
学 科 、 专 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 究 方 向:	中国当代文学
申 请 人 姓 名:	王 瑞 芬
指 导 教 师 姓 名:	武彦君教授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为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本人保证所呈交的论文不侵犯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及其他合法权益。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感谢。

签名：王瑞芬

日期：2011年6月3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内蒙古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内蒙古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并且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也遵守此规定。

签名：王瑞芬

导师签名：

刘彦红

日期：2011年6月3日



中 文 摘 要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上,王安忆是一位引来很多评论家目光的作家。就王安忆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她有短暂的“知青”生活,而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生活。这样,她的小说就有了城市和乡村两种视阈,而在其城市小说中,她始终是围绕着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来进行书写的。有评论家认为,她是海派作家的传人。确实,王安忆继海派作家之后,又一次把目光聚集在上海这座城市,对上海的饮食男女和他们的生活进行描绘,同时通过一些上海特有的意象如弄堂、亭子间等,对上海的文化、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表现。

在王安忆的城市书写中,时时体现出王安忆对历史的独特理解。王安忆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①本文以王安忆的历史观为切入点,分析她的城市小说,剖析在这种历史观观照下,其城市小说的空间意象所折射出的内涵,通过对具体文本中城市人物的分析来综观王安忆的城市小说。在独特的历史观观照下,王安忆城市小说中的上海女性和上海男人各具特色,在这些上海饮食男女的身上,我们可以领略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文化。

本论文由引言、主体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简单回顾三十年来批评研究界对王安忆小说研究的几种视角,介绍本文的写作意义、写作目的和主要内容。

主体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介绍王安忆独特的历史观,并且分析其历史观形成的原因。王安忆的历史观最核心的观点是:小说应该表现“日常生活”。王安忆“日常生活”的历史观是对80年代中后期文坛反驳宏大叙事和90年代文化怀旧热潮的强烈回应,也与她的个人经历和审美观有一定关系,同时是王安忆悲悯、宽容的人文情怀的体现。

①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第二部分,分析在独特历史观观照下的王安忆小说的城市空间描写,主要对上海特有的弄堂这一意象进行深入的开掘,揭示弄堂的文化意蕴。

第三部分,分析在“日常生活”的历史观观照下,王安忆上海小说中上海市民的性格。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来概括弄堂女性和弄堂男人的性格特征。王安忆通过弄堂女性这一群体来书写她对上海的理解。在她笔下,弄堂女性坚韧、务实、进取、功利、怀旧、堕落、精致、讲究。王安忆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上海的“另外一种历史”,这“另外一种历史”中不仅活跃着坚韧、世俗、喜好怀旧的弄堂女性,同时也生活着女人味十足、孤独迷惘的上海男人。

第四部分,以《长恨歌》为例,从王琦瑶四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服饰的变化来分析王安忆在“日常生活”的服饰描写中透露出的历史讯息。

结语部分:对论文内容进行总结。

在“日常生活”历史观的观照下,王安忆用细腻、优美的文笔表现上海市民精致而夯实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世界可以给人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日常生活最具稳固性和长久性,在这稳固且绵延不断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上海的文化特征和上海市民的生存哲学。王安忆的城市书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上海市民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存在着“另外一种历史”,这“另外一种历史”就是通过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描绘来建构的。

关键词: 王安忆, 历史观, 城市空间, 城市人物, 务实, 怀旧

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the Chinese literary field of wang anyi is a lead many critics vision of the writer. Wang anyi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is concerned, she has short "educated" life, but most of the time is living in Shanghai. So, her novel had cities and rural areas, and in two observes its city novel, she is always around Shanghai, a modern city for writing. Critics think she is a descendant of the Shanghai style writers. Indeed, after JiHai pie writer wang anyi, again the focus in the city of Shanghai, the diet of Shanghai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lives were portrayed by some Shanghai, while the image as endemic alley, strolling around, etc, to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Shanghai online-catalogue, performance.

In wang anyi's city writing, always reflect on history of wang anyi unique understanding. Wang anyi think: "history by several major event face not constitute, history is day by day, the intravenous drip the evolution of life. For example street of Shanghai women dress from all kinds of qipao into a type Lenin outfit, I am focused on such a history. novels this art form should performance daily life." Based on wang anyi's histor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sis of her city,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this novel, the city on the space image reflect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specific tex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urban characters to throughout wang anyi's city novels. In a unique history, wang an-yi's urban novels on the Shanghai women and Shanghai men have their special features, in these Shanghai dietary men and women's body, we can appreciate the city of Shanghai's history and culture.

This paper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by three major components.

Introduction a brief overview of three decades of wang an-yi's

novels criticism issue⁴¹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several kinds of perspective of writing significance, writing purpose and main contents.

Subjects include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wang anyi unique history, introduce and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its conception. Wang anyi's history the core point is: novel should show "daily life". Wang anyi "daily life" on the outlook is in late 1980s from literary refute grand narrative and 1990s cultural nostalgia boom of strong response with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there i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and aesthetic view, wang anyi, pity, tolerance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humanistic feelings.

The second part, analysis of the unique historical novel on the city space wang anyi describes in Shanghai,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is image alley in-depth spot, reveal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lley.

The third part, analysis in "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 wang anyi Shanghai novels on the Shanghai citizens in charact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text summarized the quiet alley women and men characteristics. Wang an-yi's alley women this group through to Shanghai to write her understanding. In her works, alley women practical, enterprising and tenacity, utilitarian, nostalgia and fallen, delicate and exquisite. Wang an-yi's good at through daily life to performance Shanghai "another kind of history", this "another kind of history" with not only active tenacity, secular, be fond of nostalgic alley women, also live with feminine flavour is dye-in-the-wood, loneliness, lost Shanghai men.

The fourth part, changhen ge, for example, from WangQiYao forty years experience of life changes to the analysis of dress in "daily life" wang anyi describes the dress in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revealed.

Epilogue parts: paper content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In "the daily life," history witness with delicate, grace wang anyi the style of performance Shanghai citizens delicate and tamp of everyday life. The world of daily life can give a person a kind of security and belonging. Daily life most solidly sex and permanent, in this robust and unceasing daily life contains a Shanghai culture features and survival philosophy of Shanghai citizens. Wang anyi's city writing hand let us see the Shanghai citizens elegant, delicate way of life, and more importantly let us realized in the social mainstream ideology besides there are "another kind of history", this "another kind of history" of Shanghai is through People's Daily life to construct the depict.

KEY WORDS : Wang Anyi , History , Urban space, City people, Pragmatic , Reminiscence

目 录

引言	1
一、王安忆的历史观及其形成原因	4
(一) 王安忆独特的历史观	4
(二) 王安忆“日常生活”历史观的形成原因	4
1、王安忆“日常生活”的历史观是对 80 年代中后期文坛反驳宏大叙事的强烈回应	4
2、王安忆“日常生活”的历史观是对 90 年代上海文化怀旧热潮的回应	5
3、王安忆历史观的形成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6
4、宽容、理解的人文情怀促成了王安忆独特历史观的形成	7
5、王安忆独有的艺术追求与审美理念助推了其历史观的形成	8
二、独特历史观观照下的城市空间描写——弄堂	10
(一) 弄堂—— 孩子们成长的乐园	11
(二) 弄堂——上海城市历史的载体	13
1、较量与宽容	13
2、沧桑与顽强	16
三、独特历史观观照下的城市人物书写——上海的饮食男女	21
(一) 上海弄堂女性	21
1、坚韧的女性	21
2、务实的女性	23
3、进取的女性	25
4、功利的女性	26
5、怀旧的女性	27
6、精致、讲究的女性	30
7、堕落的女性	33
(二) 上海男人	34
1、女人味十足的上海男人	34
2、孤独迷惘的男人	36

四、服饰，时代的印记-----在“日常生活”的服饰描写中透露出历史的讯息	38
结语	41
参考文献	42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43
致谢辞	44

引言

回顾现当代小说发展史上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书写，比较早的应该是 20 世纪三十年代茅盾的创作和新感觉派作家们的创作。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为读者呈现出阶级矛盾错综繁复的上海现实。新感觉派作家则从城市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直观感觉入手，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对城市带给人们的刺激和好奇进行反映，“全面陈列了城市生活的所有辉煌和颓废”。^①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茅盾和新感觉派作家的城市书写着重体现的是在经济和消费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上海现代性的一面。到了四十年代，海派作家张爱玲和苏青等则把大量笔墨花在揭示上海市民的文化心理上。1937 年上海沦为“孤岛”之后，文学的第一要务是要进行民族救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史笃在 1940 年发出了“表现上海”的强烈呼声。他觉得“孤岛”的个别作家对抗战以来上海的社会现实和市民生活状况缺乏主动的、自觉的文学表现，因而，他提出，仍留在“孤岛”的作家们要齐心协力，“抓住上海的个性，发掘上海的灵魂，歌唱上海的斗争”，“从认识具体的、物质的上海开始，再达到认识精神的上海”。^②史笃的理论影响深远。在这一理论影响下，此后上海作家的创作大多更注重作品的文化内涵。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沦陷后的上海到处充斥着殖民文化和汉奸文化，原有的都市辉煌与繁华场景退出文学视野，作家们把目光投向普通市民，更关注市民的内心世界。海派著名作家张爱玲的创作与史笃提出的理论不谋而合。张爱玲的创作开始了海派文学表现日常生活的传统。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文革结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着主流地位，上海作为一座“资本主义”城市，被看作是奢靡、颓废的象征而遭到批判。在这期间，关于上海的城市书写几乎是中断的^③。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城市的建筑和经济都在稳步向前发展，同时，城市文明也在大踏步前进，市民的生活方式、

① 李欧梵.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4.

② 史笃(蒋天枢). 表现上海【A】. 上海现代文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12.

③ “文革”前对上海的城市生活有所表现、影响较大的只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其他作品即使有所反映也大多是批判性的，如《霓虹灯下的哨兵》。

思想境界、情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对于上海的城市书写重新掀起一个高潮，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如：王安忆、程乃珊。

王安忆的城市题材小说，从1980年代的“雯雯”系列、《海上繁华梦》、《流逝》，到1990年代反映上海市民生活的《好婆与李同志》、《我爱比尔》、《“文革”轶事》、《长恨歌》，再到后来的《富萍》等，在不同的时期，王安忆都有新作推出。她的作品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言通俗、平实。有关她上海题材小说的评论文章很多，这些评价文章切入点和角度都不尽相同。就目前能检索到的资料来看，对王安忆城市题材小说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

从女性视角进行评价是当前非常热门的一种分析、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戴锦华的《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①，对包括王安忆在内的一系列女性作家进行了多角度的、细致的论述，其论述的激情与大胆的气魄无人企及，它简直就是当代国内研究新时期女性写作的最优秀的奠基性作品。在戴锦华之前，季红真的《众神的肖像》^②对包括王安忆在内的一批女性作家进行了评价。与戴锦华的论著相比较，季红真的评价显然比较简单、肤浅。这方面的硕士或博士论文非常多，有：张浩的《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③、马春花《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与性别政治》^④等。

第二种是从叙事学角度进行评价、分析，如李海燕的《困境与超越——论王安忆小说的叙述策略》^⑤、曹爱华的《线性流动且有逻辑联系的叙事结构——试论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结构艺术》^⑥。

第三种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有代表性的像吴福辉的《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⑦、应光耀的《论海派文学的弄堂文化景观》^⑧、艾尤的《城市文化语境下凸显的欲望人生》^⑨等。

①戴锦华. 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②季红真. 众神的肖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③张浩. 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J】. 中国文化研究，2001（4）.

④马春花. 王安忆小说的代际意识与性别政治【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8（4）

⑤李海燕. 困境与超越——论王安忆小说的叙述策略【J】. 学术交流，2007（6）.

⑥曹爱华. 线性流动且有逻辑联系的叙事结构——试论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结构艺术【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2）.

⑦吴福辉. 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J】. 东方论坛，1994（4）.

⑧应光耀. 论海派文学的弄堂文化景观【J】当代文坛，1994（5）

石迪的《论王安忆小说中的生态意识》^②则是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

第五种是从传统的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比如陈思和的《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 90 年代初的小说创作》^③、郭冰茹的《日常风景——论王安忆的“文革”叙述》^④等。

另外还有综合了多种角度的评论文章,像季红真的《流逝与追忆——试论王安忆小说的时间形式》^⑤,就是结合了叙事学、修辞学、社会学等多种角度来论述的。

王安忆有关上海题材的小说大多着眼于弄堂人物和弄堂空间,这与她的历史观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以王安忆的历史观为出发点,详细研究在其历史观观照下,王安忆城市小说的空间书写和人物描写,阐述其空间书写中,弄堂这一主体意象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意义。通过对王安忆城市题材小说的梳理,总结其小说中弄堂女性和上海男人的性格特征。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透析其城市小说所包蕴的上海地域文化气息,证实其城市书写的巨大意义。

本论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大部分构成。引言简单回顾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关上海的城市书写的发展过程。正文部分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王安忆的历史观及其形成原因。主要介绍王安忆的历史观,并试图结合王安忆的个人经历以及她的审美观去分析其独特历史观形成的原因。第二部分,独特历史观统摄下的城市空间描写。主要通过对王安忆城市小说中弄堂意象的分析,阐释弄堂的文化内涵。第三部分,上海的饮食男女。主要分析王安忆城市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女人味十足的男性人物性格特征。第四部分,服饰,时代的印记。通过对《长恨歌》的分析寻找在“日常生活”的服饰描写中透露出的历史讯息。结语部分,总结“日常生活”历史观观照下王安忆城市小说的积极意义。

①艾尤.城市文化语境下凸显的欲望人生【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5).

②石迪.论王安忆小说中的生态意识【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

③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 90 年代初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1998(6).

④季红真.流逝与追忆——试论王安忆小说的时间形式【J】.文艺争鸣,2008(6).

⑤郭冰茹.日常风景——论王安忆的“文革”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07(3).

一 王安忆的历史观及其形成原因

(一) 王安忆独特的历史观

传统的历史小说往往有宏大的叙事,有高大、典型的人物,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从《保卫延安》、《烈火金刚》,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等,无一例外地,小说承担着历史叙述的艰巨任务。

而在王安忆那里,我们看到了与传统的历史观相违背的另外一种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写《我爱比尔》关心的是显示生活中东西方如何接触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①这是一种对历史的独到见解,它不是通过战争或革命来反映历史,而是关注“从各色旗袍到一式列宁装”的“日常生活”,通过服装样式和下午茶的熬制方法来感叹时事,间接地透射出时代的变迁。在这样的历史观观照下,王安忆的小说是对传统历史小说的大胆质疑,这其中更渗透了王安忆对历史的深沉而冷静的思考。

王安忆的小说《我爱比尔》、《长恨歌》、《富萍》、《妹头》、《桃之夭夭》等等,无一不是受其历史观影响的杰作。这些小说中,百姓们过着庸常、琐碎的生活,他们是“历史”的主人公,他们在演说着“历史”。那么,王安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呢?

(二) 王安忆“日常生活”历史观的形成原因

1、王安忆“日常生活”的历史观是对 80 年代中后期文坛反驳宏大叙事的强烈回应。

·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文艺界已基本完成了对“极‘左’”做法的修

①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正，而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文学流派的创作任务也陆续完成。社会的世俗化需要文学更多地关注平凡人生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去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从题材上看有意疏离政治，不再关注英雄人物和重大题材，而是努力向“下”看，把视线更多地放在小人物身上，写他们的内心情感、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文学从批判政治、呼唤改革、文化寻根转向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考察。王安忆“日常生活”的历史观正好和新写实主义所倡导的背离宏大历史叙事的创作理念相一致。

城市小说发展到 80 年代中期，城市小说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不断强化，他们舍弃了过去那种从政治、经济等社会层面来反映城市问题的创作老路，渐渐形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城市意识，城市小说的审美取向，也慢慢集中到展示城市人的生存状态，描绘市井的风貌人情上。

由此可见，80 年代中后期的文坛，反对宏大叙事成为一种主流，而王安忆的历史观正是对当时文坛颠覆宏大叙事的有力响应。

2、王安忆“日常生活”的历史观是对 90 年代上海文化怀旧热潮的回应。

上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中西文化处在前所未有的碰撞、交融阶段。人们开始以一种全球化的眼光理性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这种理性思考中，人们注意到，在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还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建设经验。“当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努力与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日常经验达成妥协，它同时在寻求把后革命、后社会主义经验植根入一个更大世界历史的制度化的政治文化谱系之中。”这种“把‘现在’与基于市场理念的普遍的历史相联系”或者说把“‘现在’投射到历史年代的更大组合中去”^①的想法，使得曾实行了短时期“资产阶级实验”的上海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在 90 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期，上海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龙头城市。解放前上海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模式使得上海在现代化、都市化的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成果和经验为 90 年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参考。与此同时，上

^① 王安忆.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N】人民日报，2000，10(11).

海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历史中找到精神的支撑和慰藉。随着上海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不断加快,为缓解精神压力,世纪之交的人们不禁要回眸历史,怀想过去,在怀旧中放松心情,感受温馨,找到精神的慰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90年代形成了一股追忆旧上海的文化怀旧热潮。

在追忆旧上海的怀旧热潮中,一批上海作家王安忆、程乃珊、陈丹燕、孙附图、俞天白等纷纷把眼光投向过去,其中的女作家更是以女性敏感的心灵、细腻的文笔建构着各自的海上繁华梦。王安忆在不少城市小说中,把目光投射在弄堂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从她们一日三餐琐碎的庸常人生中洞察中产阶级的悠游自在、富贵高雅的情调。王安忆此种注重表现“日常生活”而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故事发生背景的历史观正是对90年代文化怀旧热潮做出的回应。

3、王安忆历史观的形成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王安忆1954年出生,文革开始时她12岁,虽然年纪还小,但从她早期的小说《忧伤的时代》中可以看出,她的心敏感而且早熟。文革时期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王安忆幼小的心灵一定感受了太多人世的丑恶、人性的疯狂。正像四十年代的张爱玲,经历了香港战争的磨难,她更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①文革时期的上海好比战争时期的香港,给人末日来到的无助漂泊感。因此,王安忆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只愿意紧紧抓住眼前现实的生活,“为生存而生存”。文革如肆虐的狂风和洪水,将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冲击得危在旦夕。无论是《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文革”轶事》中的胡迪菁、张思叶,还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康明逊,他们都感到“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②末世之感让他们变得很现实,他们觉得只有眼前的日常生活是最可靠的,甚至它可以修补人们的身心。“它是那种煨药的细火,渐渐地药香满屋,沁入肺腑,疮痍渐平,元气恢复。”^③《长恨歌》中的围炉夜话、《“文革”轶事》中的亭子间聚会,都是目睹了大上海盛衰沉浮的城市遗民躲在螺蛳壳里回想当年的繁华热闹,以此获得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温暖。

①张爱玲.烬余录【A】张爱玲散文全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②胡兰成.今生今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

③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4、宽容、理解的人文情怀促成了王安忆独特历史观的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期随之到来。实用型文化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人们的世俗欲望被激活，人们变得务实，注重现世的生活。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讲究个人利益和个体价值的体现。社会大众的这种务实求真的生活趣味对社会转型期的文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庸常生活，或许是作家们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他们对当下人心世道的最准确的把握。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王安忆经过冷静的思考，为自己做好了定位：“我个人认为，市场化倒是把很多问题简单化而且本质化了。市场概括了民众中大多数人的需要，这种需要比较地贴近其个人自身的需要，日常化的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需要。”^①大多数人在这社会震荡面前，疾呼世风日下，而王安忆却表现出了超常的从容和冷静，她对市场化的概括是那样深刻而直白。

当人们对“文革”灾难进行血泪控诉时，王安忆却将她的笔伸向了上海的弄堂，伸向了上海弄堂中居家过日子的普通百姓。比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文革期间，她由过去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少奶奶变成忙于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小说开头就写大清早四点钟，欧阳端丽冒着寒冷去菜市场排队买菜，因为那个时候菜是定量供应的，必须凭票购买。每个月固定的生活费得计算着花，得精打细算。在这样的盘算中，她居然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出身和她那张大学文凭。她只想着生活的实际：房租、水电、煤气、油菜米。在应对生活的时候，欧阳端丽没有任何抱怨，有的只是直面现实和积极的应对。在欧阳端丽去里委会准备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的时候，她这样想着：“有人说，生，为了吃苦；有人说，生，为了享乐；有人说，生，为了赎罪；有人说，生，为了牺牲……让那些吃饱穿暖的人去想吧，这会儿端丽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设法进工场间，争得一份固定收入，维持家里的开销。这个念头占据着她，充实着她。”^②王安忆的笔触不是去突出文革那个时代对人的摧残和迫害，而是注重表现人在面对生活的突变时如何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如何使心灵得到平衡，度过暂时的难关，继续把日子过下去。这就是王安忆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哲学，这样的生存哲学既务实又精明。小说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没有文革中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的批斗场面，有

①王安忆. 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4-5.

②王安忆. 流逝【A】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安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的只是一幅幅恬淡平静的日常生活的画面。

庸常并不意味着无意义,悲悯和宽容也并不代表着迎合或作秀。王安忆在日常化历史的叙述中,总是非常注重描写上海市民尤其是上海女人如何把日子过得细致周到、一丝不苟。在《我看苏青》一文中,王安忆这样写道:“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日,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那生计,莴苣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①。家庭主妇这样费尽心机地经营一日三餐,折射出的是上海市民对生活的无比热爱。

王安忆描写世俗却不流于世俗,在描绘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处处流露出作者宽容、理解、冷静的情怀,正是这种历史人文情怀促成了王安忆独特历史观的形成。

5、王安忆独有的艺术追求与审美理念助推了其历史观的形成。

在王安忆看来,日常生活具有一种韧劲、细致的内在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总是能静静地穿越时空,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即便是在物质匮乏、思想保守落后的六、七十年代,淮海路上的小姑娘、小媳妇们仍可以凭着女性细腻的心思,把上一代的布尔乔亚风气传承下来。“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真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②她叹服她们即使在特殊时期,也能绞尽脑汁地去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之美。或许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唯独日常生活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日常生活的扎实稳定吸引着王安忆,其艺术化倾向更是她深深迷恋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到了邬桥乡下后,还念念不忘上海龙虎牌万金油的广告画和画有美人图的月份牌。王琦瑶觉得广告画和月份牌为人们带来的是上海日常生活的气韵,这

①王安忆.我看苏青【A】寻找上海【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②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种气韵呼唤着王琦瑶回到上海，也吸引着王安忆。否则的话，王安忆不会对几十年前的摩登发式，旗袍上的绣花等细节进行津津有味的咀嚼。王安忆在她的上海城市小说中为我们细致地描绘了这座城市的肌理和纹路。它就像一幅年深月久却倍显绮丽迷人的工笔长卷，让我们不断地去回味。在由泛着幽光的棕色地板和垂着流苏的床罩所构建的精致的日常生活中，透露出一种富足、悠闲的美，即便带着几分奢侈和倦懒。当文革来临时，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化在瞬间烟消云散，王安忆也表现出了深深的遗憾：那些中产阶级的青年男女虽然明白“这种不合时宜的华丽，终会招来祸事，只是个时间的早晚问题。”“但真看到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①

以上五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王安忆与众不同的历史观的形成。

①王安忆. 死生契阔 与子相悦【A】妹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二 独特历史观观照下的城市空间描写——弄堂

王安忆的创作，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雨，沙沙沙》，到新世纪初的《富萍》，除了少数农村题材作品外，基本上都是围绕上海这座城市来进行的。纵观王安忆城市题材的创作，受其独特历史观的影响，王安忆选择了上海弄堂、亭子间作为主人公活动的空间。本章笔者就上海的弄堂这一城市空间来探究王安忆对城市意义的理解。

王安忆的历史观强调的是对市民日常生活的描写。要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发掘人性之光，就得给上海的市民提供一个空间环境。城市的空间结构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是城市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市民生存的基本条件。王安忆在其都市小说文本中很注意书写上海的各种空间结构，比如弄堂、亭子间、照相馆、咖啡厅、片厂、舞厅等极具浪漫和怀旧色彩的意象，其中的弄堂是王安忆着力挖掘的，弄堂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主人公心灵的温馨港湾。在王安忆笔下，更多时候弄堂成为一种抽象的、极具文化内蕴的符号，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象征。

“在长达百年的岁月中，上海逐渐形成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居民建筑……里弄住宅则是最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居所，是城市建筑的主体和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载体。”^①弄堂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上海那些狭窄的小弄堂类似北京的小胡同，开进一辆卡车，人就得侧着身子走，楼与楼之间仅几步之隔”，^②就是这样局促、逼仄的弄堂，在王安忆的笔下，更多体现出的却是壮阔、气魄。在《长恨歌》的开篇，王安忆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描写上海的弄堂：“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是波涛汹涌的，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

①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②应光耀.论海派文学的弄堂文化景观【J】当代文坛,1994(5)

年。”^①对上海弄堂做这样详细的描绘，不难看出，王安忆这位在弄堂里长大、从弄堂里走出的作家对弄堂的喜爱和贴近。在她的笔下，弄堂就像她的心爱之物一样，作者对它充满了女性的细腻、柔情和熟稔。《长恨歌》中弄堂女儿王琦瑶的经历恰恰体现了王安忆对弄堂的理解。王琦瑶从拥挤不堪的弄堂里走出，住进了爱丽丝公寓，但好景不长，几经波折，又回到了平安里，走回了充满油烟味和世俗气的弄堂。在王安忆看来，爱丽丝公寓再豪华，也不如弄堂温暖，让人有亲近感。因而当王琦瑶回到平安里时，她之前所受到的伤痛才慢慢被抚平，她最终还是在弄堂安了家生了子。在《长恨歌》中，弄堂成了家的象征。只有在这里，人才会有安全感，才会觉得温暖、踏实。王安忆正是要通过弄堂来写上海市民的平常生活，体现上海的精髓。正如王安忆所说：“上海的精髓不在这些高楼大厦，而存在于这些弄堂之中，只有那里，才是上海的精髓所在。”^②

（一）弄堂——孩子们成长的乐园

在王安忆城市题材的作品中，弄堂是孩子们快乐成长的地方，那里有孩子们欢乐的笑声，有她们曾经嬉戏玩耍的活泼身影，有她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纪实与虚构》中，弄堂是孩子“我”表现少女单纯与矜持的地方：“男孩诱惑我去弄堂玩耍，我虽然心怀渴望，却没这个胆量，母亲知道会生气……他总是站在楼梯口，耐心地劝说我，他双手抱住扶手上的铁球，后仰身子，荡过来荡过去。我则矜持地背靠栏杆，就像一个淑女，我们一动一静，可站很久，说着没有意思的话，我们的对话主要是关于去不去弄堂，他要我去，我不去，一来一回，永没有结束。这楼梯口的约会对我寂寞的生活是一种安慰，到时候，我就跑到楼梯口，等待着拒绝他邀请我去弄堂。”^③在这里，弄堂对“我”充满了诱惑，但又让“我”害怕，不敢去。“我”内心很寂寞，渴望去弄堂结识其他的孩子，和他们一起快乐地玩耍以排解寂寞。但在“我”心里，弄堂又那么神秘莫测，“我”不知道如果跟着男孩去了弄堂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每次都拒绝了男孩的邀请，但又盼望着他来邀请“我”。就这样，拒绝与邀请、无望与希望无穷无尽地缠绕在一起。每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②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③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一次邀请都是无望的痛苦，每一次拒绝又会为下一次邀请带来希望。在这里，弄堂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神秘而让人伤感。

《桃之夭夭》中，弄堂给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一群活泼、天真的小姑娘们在弄堂里练习体操动作：“她们一群小孩子一起玩耍的游戏也很离奇，她们翻筋斗，由她（郁晓秋）从少儿体校学来的几乎来教练。她指挥她们依墙倒立，手撑在粗糙的水泥地上，脚向后翻上，抵着墙面，这样排成一列……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做这些，是很危险的，可她们一点也不顾虑，连大人们也很佩服，站在门口欣赏……她们后弄里渐渐加入进一个外来的孩子……被后弄里龙腾虎跃的气氛吸引，然后潜进来……后来，她（外来的孩子）就把她（郁晓秋）带入自己的公寓弄堂里。”^①在这里，弄堂不仅是这一群孩子们煞有介事地练习体操动作的地方，同时也是她们结识新朋友、进行早期社交活动的场所。她们都在一个弄堂里玩，由不认识到认识，再吸引别的弄堂的孩子加入进来，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认识越来越多的朋友。这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在弄堂里玩耍，在弄堂里成长。弄堂给她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王安忆有不少自传性的作品，像《纪实与虚构》、《雨，沙沙沙》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童年的王安忆内心很孤独，盼望着能结识朋友，但母亲“不喜欢我成为上海的弄堂孩子中的一员，希望我做个闺秀和革命接班人，要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素质和作风，母亲确信，弄堂只能培养出市侩之子。”^②弄堂对于孩提时代的王安忆来说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和吸引力，因而往往是“诱惑使我顾不得母亲的禁令”，^③“我”还是走进了弄堂，成为了弄堂孩子们中的一员，像其他弄堂孩子一样，在弄堂里欢笑，在弄堂里伤感。

弄堂生活留给王安忆的是温暖、亲切的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因而上海弄堂成为王安忆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意象，而且每次出现都是于她“有着一种肌肤之亲似的，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④它是那样家常，那样熨贴。

①王安忆. 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②王安忆. 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③王安忆. 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④王安忆. 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9.

（二）弄堂——上海城市历史的载体

弄堂，作为王安忆上海小说中描绘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空间意象，它不仅具有建筑学上的意义，在城市语境下，它更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的符号。

王安忆在上海弄堂中长大，从上海弄堂中走出，她对生活在弄堂中的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各种人情世故了然于胸。因此，在她的笔下，弄堂作为上海市民的居住环境，它却梦幻般地折射出市民的心理以及城市的精髓、城市的历史。

1、较量与宽容

弄堂的空间极其狭小，拥挤不堪，逼仄的活动空间使得弄堂居民为争得一席之地连亲人间都互不相让，外地人更是不许越他们的“雷池”一步。

王安忆早期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反映的就是亲人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较量。知青陈信十八岁时下乡离开上海整整十年。十年来他受了很多苦。他常常把这十年来所受的苦当作王牌甩给家人。母亲退休时本来想让弟弟顶替工作，由于陈信甩出了王牌，他争取到了调回上海的机会，终于可以回家了。可是迎接他的却是对房子的争夺战。由于家庭贫困，哥嫂结婚时，没有任何储蓄，他们只买了一张床。这几年，省吃俭用，买了家具，装修了房子，嫂子觉得苦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分得了一间二十二平米的客堂。陈信的返乡给原本紧张的家庭带来了新的问题。家人的居住条件已经够寒伧的了，哥嫂还得把仅二十二平米的房子分一半给陈信以备结婚之用。一家人就是由于房子产生了不和。这能怪谁呢？每个人都很难。空间太小了，小到难以再挤进一张床的尴尬地步，原本其乐融融的家庭因此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手足同胞之间平添了隔阂和不快。

中篇小说《流逝》中不仅有家人间的较量，同时也有人与环境的较量。“文革”期间，欧阳端丽一家由资产阶级家庭跌入生活的谷底，三楼的房间被查封，很多家具被没收，停发了公公的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欧阳端丽坚毅地支撑起了这个家，每天不仅操持家务，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得她亲自去办。比如1973年，按国家政策，有医院的证明，文影（欧阳端丽的小姑子）就可办理病退，需要去一次江西。按正常情况，这样的事情，文影的哥哥文光和文耀作为家里的男子汉应该自告奋勇地去主动承担，可这哥俩推来推去，谁也不想去，最终还是欧阳出面办妥了一切手续。“文革”结束落实政

策，公公为了补偿欧阳端丽十年来付出的辛苦，多分给她一份钱。生活又可以衣食无忧了。丈夫让她辞去工作，她拒绝了。她要自食其力。无论是张家衰落还是再度崛起，家庭成员婆媳、姑嫂、叔嫂、夫妻之间，为维持生存而产生的纠纷、较量，时有发生。

再看主人公在“文革”期间对恶劣环境的挑战。那时物资紧缺，买菜得凌晨4点起床去排队等候。买肉时那个紧张劲就甭提了：“我”一犹豫，人家就要，而人家一要，就促成了“我”坚决要。买鱼时编号的情景更让人心情沉重。排队买鱼的人太多，为防止人们插行，营业员先给排队的人编号。为方便起见，营业员直接把号码写在顾客的胳膊上；边写边大声吆喝。曾为张家少奶奶的欧阳端丽对此很感羞辱，“衣服上写了个号码，叫人想到犯人的囚衣”^①。因此，她让营业员把号码写在了衣服里子上。谁曾想，轮到她时，写在衣服里子上的号码已擦得看不清楚了。一场关于她是否具有买鱼权的争吵由此引发：“后面有人叫嚷，还有人过来推她，拉她。”^②后来经过别人证明，鱼是买到了，可这样的经历着实让她体验到了生存的窘迫与艰难。不管怎样艰难，为了争得一份生活必需品，就必须放下架子，尽快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环境。

从《好婆与李同志》中，我们洞察到的是同一幢楼的弄堂邻里旧市民与新市民间的暗中较量。李同志本是山东人，1949年来到上海，成为上海的权利移民。她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好婆住楼上楼下。李同志的闯入使好婆这样的旧市民预感到上海市民苦心经营建立的成果要与别人分享，对李同志的到来，好婆内心充满了抵触情绪。而李同志感到自己作为革命同志进入上海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新旧市民间在一些诸如吃蒜、拖地、孩子的游戏等日常小事上较着劲。好婆与李同志为了表示彼此地位的平等，我送你一碗水饺，对方不甘示弱地送来一份糕点。这在常人看来，仅仅是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优良传统的表现。但在好婆和李同志看来，这些琐事中都暗含着较量。你送来一碗水饺，我在饮食上也并不比你差，于是还你一份糕点让你知道我在吃食上也很讲究。李同志由于在歌剧团扮演角色很成功，唱歌声音甜美而出了名。李同志出名之后，经常有黑色轿车出入弄堂来接李同志演出。这引起了楼上好婆的嫉妒。有一天，好婆看着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打扮时髦的李同志，她

①王安忆.流逝【A】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安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②王安忆.流逝【A】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安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噗哧笑出了声。原因是她看到李同志脚上那双玻璃丝袜后跟的缝没有对齐，歪到一边去了。弄堂新旧市民之间的较量就这样体现在日常凡俗的生活中，体现在市民的一言一行中。

《悲悯之地》写的是外地人来到上海，被上海人敌视，没有了立足之地，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一个山东青年农民以卖姜为生，他来到上海，被上海这座城市吸引。他充满了好奇，渴望能更多地了解这座魔幻城市。由于缺乏生活经验，他在偌大的城里转来转去迷了路，恐惧感笼罩了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终在城里人的围观中从高楼上纵身跳下。他曾经憧憬、向往的地方成了他的葬身之地，成了他绝望的悲悯之地。上海对外地者而言就像一个“现代部落，外人进入部落从来是被视为入侵者而遭到反击和围攻的。”^①作者有意用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来反映上海市民和外来者的生存较量。外来者尤其是农民要冲破城市的壁垒进入城市是何等困难，甚至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正如海派作家张爱玲所说：“上海是个奇异的地方，浦江岸的纤歌似还在耳畔萦绕，一顶油纸伞，一串草鞋创业的佳话流传了仅只三代，然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却照亮了不夜天，汽车如流，人如织，高楼耸立。”^②到1927年，上海264万的人口中，“除比例极小的外国侨民外，纯属本地籍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九腔十八调’的移民。其中包括13余万的广东人、10余万的福建人和40余万的宁波人。”^③在短短的几百年间，上海由小渔村一跃而发展为国际都市。在这个现代性很强的大都市里，一方面由于对外开放，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熏陶，另一方面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带来的是中国传统文明。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交织形成了上海文化宽容的特点。

在上海的街头既有西装革履，穿着时尚的夫妇悠闲地带着孩子渡周末，也有穿着古怪的小脚东北老太太。这并不稀奇，没有谁把她当怪物而停下匆匆的脚步多看两眼。这座移民城市的多元文化元素共同存在着，并相互影响，构成了独特的上海文明。

《富萍》中的主人公富萍，因想要做永久的上海居民，解除了和乡间青

①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②张爱玲.烬余录【A】张爱玲散文全编【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③王安忆.“文革”轶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年李天华的婚约。这件事在操着苏北乡音的地方引起了舅妈和邻里们的不满，但来自乡间的道德力量毕竟因为大家已经成为城市移民而显得薄弱了许多。“日子在往下过着，舅妈对她又和过去一样了。街坊邻居呢？也渐渐回到先前的样子。这里的人大多没有记性，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甚至有一个糊涂的老婆婆，来和舅妈提亲。”^①上海就是这样以宽容的姿态包容着像富萍悔婚这样的小错误。

《长恨歌》中王琦瑶被荣华富贵吸引做了李主任的情人，后来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这些违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事情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才不会引起人们的指责和非议。

与上海的宽松风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妙妙（《妙妙》）生活的头铺镇。妙妙被一个毫无责任心的男人欺负后，镇上的乡亲们不仅不抚慰她、关心她，反而想趁机占她的便宜。妙妙被玩弄在乡亲们眼中太出格了，而“在咱中国，要想做出点出格的事，就得把自己毁了，踏着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前进。”^②妙妙如果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小事根本不会有人注意，而她偏偏生活在道德舆论力量强大的头铺镇，也难怪妙妙要哀叹了！

2、沧桑与顽强

在王安忆笔下，弄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随着时世的变化，人物命运起伏不定，弄堂儿女历尽了各种沧桑，每个人的人生千差万别。有曾经青云直上，半路摔了跟头，沦落为普通市民的；有曾经是名门望族，不幸家道衰落，屈居在破败不堪的弄堂的；更多的是世代就在弄堂居住的普通百姓。不管先前富贵也好，贫贱也罢，现在他们都聚居在了弄堂，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平凡和卑微的社会地位。王安忆有意把目光投射在这些处于城市底层的弄堂儿女身上，关注他们的命运，书写他们的人生历程，体会他们的沧桑。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个“乐园”里，有不少成功者，而在每个成功者的身后都有更多的失败者。真是“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啊！这往往容易影响到普通市民的心理。就连人生没有大起大落一直蜗居在弄堂里的市民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尊贵感和酸楚感。像《好婆与李同志》中的好婆，好婆夫妇俩曾经给曾家做过看门人。那时他们跟随主人住在富丽堂皇的曾家花园的洋房里。现在虽早已时过境迁，但好婆时不时地仿佛自己也

①王安忆.富萍【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②王安忆.妙妙【A】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是落难贵族一样，回忆当年住在洋房里的气派和浪漫的场景。每当好婆闲下来没事干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坐在躺椅上，回想着过去的日子，那圣诞节的前夜，教堂请来的唱诗班在大厅里唱歌，园子里火树银花，喷泉的水柱在夜色里闪烁着梦幻般的晶莹光芒。‘有谁见得有我多啊！’她酸楚地想着。”^①按常理，好婆仅仅是曾家的一个下人，对于主人家过去的繁华，好婆是不该有所留恋的，那原本就不属于你，她的酸楚更是没来由。但是人除了具有阶级属性外，社会、地域的文化属性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主人家过去豪华的家庭摆设、与曾家来往的人的气质和派头，深深地影响着好婆，这些给好婆的内心打上了深刻的文化印记。虽然时代在飞速发展，曾家花园早已更换了主人，但好婆的记忆仍然愿意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些日子是曾家最辉煌的日子，也是好婆愿意永远留住、永远记住的日子。她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在剧场度过的那个夜晚。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法国人打了胜仗，主人一高兴，让他们一大帮下人去兰心剧场的包厢看戏，还特地让司机开着轿车送他们去剧场。进入包厢的那一刻，灯光照得她两眼发花，手上借来的大钻戒在灯光下闪闪烁烁。在好婆的记忆中，那一刻是她人生最辉煌的一刻。在曾家做下人的苦楚她可能记不太清楚，唯独这些让她颇感荣耀的瞬间她永生难忘。现在尽管住所离兰心剧场很近，但是那一次之后她再没有去过。一天早晨，她从菜场买菜回来，不经意间从剧场门前经过，她感觉“昔日的灯光车马在这一个早晨全泯灭了。她想：这就叫做时过境迁啊！心里充满了茫然的感觉。”^②对好婆这个失落者来说，在剧场度过的美妙时刻是她人生的高峰，而这个高峰永远属于过去，只能供她回味，不可能再回到从前。这种回味让她既感失落、酸楚，又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好婆就是这样在矛盾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点。她听说邻居李同志要出国去苏联，本来这是件好事，也毫不会损害好婆的利益，但她还是感到自尊心受挫，心理不平衡。她“沉吟了一会，随后恍然笑道‘苏联不就是罗宋人的地方吗？从前，四马路，浙江路上，到处可看见卖油腻肥皂的白俄。……人家都叫做‘罗宋瘪三的’’”^③。这么一想，她心理上就平衡了，仿佛阿Q一样，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好婆时时在以喜剧的形式演绎着她人生的悲剧。

王安忆有意让她笔下的人物经历人生的沧桑、命运的大起大落，一个人

①王安忆.好婆与李同志【N】文汇月刊,1989,12.

②王安忆.好婆与李同志【N】文汇月刊,1989,12.

③王安忆.好婆与李同志【N】文汇月刊,1989,12.

物、一个家庭、一条弄堂的沉浮恰好就是这座城市历史的见证。

弄堂作为上海最悠久、最稳定的社会形态，聚集着上海人共同的精神品质。无论命运多么坎坷，人生如何沧桑变幻，上海人都能顽强地生活下去，以一种乐观的、直面现实的积极态度去面对困难，并且努力地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困难。

王安忆对于自己描写的城市和人，曾经有这样的担心：“我描写的城市和人，渐渐在现代化的强大模式中崩溃、瓦解，这大约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崇拜的力量，……我完全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来取代这迅速消解的生活。在这力量面前，文学太虚无了，我只是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①社会在飞速发展，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那些曾经让无数人感动的温暖场面，那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在这种冲击下无迹可寻，道德的沦丧已经到了让人震惊的危急时刻。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王安忆虽感力不从心，但她仍在努力，她要“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来捍卫人们的精神家园，让那些有危机感和责任感的有志之士看到希望，受到鼓舞。她试图在文学中建立一个充满爱、充满顽强生命力的美好世界，一个“精神的象牙之塔”^②。

王安忆在 2003 年发表了长篇力作《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的题目就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桃之夭夭”出自《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形容女孩健康向上、美丽活泼。王安忆用“桃之夭夭”来形容小说的主人公郁晓秋，暗示出这个女孩不同一般，她就像灼灼的桃花一样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绚烂无比，傲然开放。

郁晓秋出生在上海弄堂。这个看似普通的女子，本来可以像雯雯、妹头一样，在上海的屋檐下过平淡而充实、烦恼而又热闹的生活，但是她一出生就注定了是一个异数，因为她的出身很卑微。她的母亲笑明明是个滑稽戏演员，年轻时颇有姿色，时称“小周旋”（当时演员周旋红极一时），但到老也仅仅是个跑龙套的。郁晓秋的父亲（并非亲生）在她出生前因贪污和玩弄女性坐了大牢。这样低贱的出身引来弄堂无数人怪异的眼光和很多流言蜚语。在她很小的时候，周围人常常用好奇的眼光上上下下地打量她，仿佛要从她身上看出什么秘密似的；家里的保姆看着她不顺眼，经常训斥她；邻居的小朋友看不起她，不和她玩；哥哥姐姐因为她的出身鄙视她、憎恶她；历经社

①王安忆. 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②陈思和. 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 90 年代初的小说创作【J】. 文学评论，1998（6）.

会不如意和情场失意的母亲对她只有冷漠和淡淡的恨。人们只要一看到郁晓秋就仿佛窥视到了她不光彩的历史。

她的出身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非议，而她的身体又偏偏不争气，早早就出现了第二性征。于是，人们的议论更是紧追着她不放了。郁晓秋继承了她母亲的眼型，“舒眉淡眼，眼型很媚，细长的眼梢甩上去，丹凤眼”^①，于是她得到了社会闲散青年给她起的外号——“猫眼”。她十多岁时体型就不像个孩子，而像个女人了。她的胸和臀经常引起男生的注意。仿佛她有了不光彩的出身就注定是一个放荡的坏女人似的，她得到的除了歧视和嘲笑以外，别人很容易得到的关心、温暖、宠爱她都不敢奢望。

事实上，郁晓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她是那样天真、善良，很有办事能力。她13岁那年文革开始，姐姐得了肝炎，母亲被关在剧团，家里的钱也被冻结了。是郁晓秋，一个人找到母亲单位，开出一张证明，拿着证明去银行取了50元钱，给姐姐补充营养，并且细心地照顾姐姐。她以真心和爱心去“回报”姐姐当年和哥哥合起伙来对她的欺辱。她像所有的小朋友一样，渴望友谊。为了让小伙伴高兴，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走过楼顶的天桥。姐姐去世后她照顾外甥，面对很多人的风言风语，她只当耳旁风，假装没听见，从不会放在心上。

在两性关系上，她也并不像外人想像的那样开放、轻狂，而是非常保守、慎重。在舞蹈队里，当她发现有贼溜溜的眼光盯着她早熟的身体时，她再也不肯去跳舞了。少女的矜持、羞涩在郁晓秋身上表现得如此强烈！她下乡劳动时和何民伟经常搭伙做饭，他俩逐渐产生了感情，他们交往很久之后，她才敢偎依在何民伟怀里，拥抱和亲吻。

由于她出身微贱，“坏”名声很大，虽然她和何民伟真心相爱，但当何民伟的姐姐听说了关于郁晓秋的传闻后，在为何民伟落户时故意改了地方，拆散了这一对恋人。世道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但她没有丝毫的怨恨。她自尊、自强、宽容。这样的性格是她获得幸福的法宝。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她都经历过了；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她能够忍受。她之所以能经得起这多磨难和屈辱，是由于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善良的天性。她就像石缝里的小草，没有多大的空间，没有任何养料，却生机勃勃，顽强地钻出石缝，长得健壮，说不定还会开出美丽的、让人心动的小花。郁晓秋正是这石缝中不太

^①王安忆. 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引人注目，但依然健康生长的小花或小草。她是那样善解人意，对于别人的冷嘲热讽，她只有一句话：“我随他们说去”^①，颇有身正不怕影子斜，你们说你们的，我该怎么活还怎么活的意味。

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初恋情人离开她，她最孤独、最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抱怨过任何人，而始终以感恩、知足的心态对待生活。她年近 30 还孤身一人，女伴看着伤心，说：“那时候，你是最那个的了”^②。言外之意是说，当年郁晓秋是最吸引异性的风流、性感人物，应该早早结婚才对，现在谁落单也不该是她郁晓秋。可是郁晓秋很想得开：“她的家人都是孤家寡人的命运。母亲是单身，哥哥临到结婚却逢牢狱之灾。姐姐是嫁了人，却早夭，这回轮到姐夫落单了。她从小就没有目睹过什么幸福，但并不妨碍她欢欢喜喜地长大。她同何民伟的一段，应当称得上是幸福，有些情节回想起来都会一阵激动。虽然没结果，但她也是满足的。已经觉得比周遭的人都好了。”^③她很知足，不会奢求什么，得不到不会伤心，如果意外得到了，感谢上苍。因为这样想，她的心态分外平和。即使她最爱的人离她而去，她并没有因为失身于他而死皮赖脸地纠缠他，而是感谢他给她留下了一段值得回味的、幸福美妙的时光。在这个普通女孩身上，她的善良、宽容时时感动着我们！

小说的结尾，姐姐难产去世之后，姐夫悲痛欲绝，留下刚出生的小外甥无人照看，郁晓秋勇敢地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家庭的重担。患难与共中，她与姐夫产生了感情，并幸福地结婚。她和姐夫的结合显得她无比高大、无比神圣。这样的结合，她自己获得了幸福，姐夫和外甥也有了依靠，既救己又救人。正像王安忆所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女孩太普通，但我个人是对于她寄予希望的。她是在一种粗鲁的爱中成长的女孩，我想把她塑造成‘市井观音’，救人救己，……她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可以救自己，最后还救了别人。”

^④她的生命就是如此顽强。

①王安忆. 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②王安忆. 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③王安忆. 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④钱亦蕉、王安忆. 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N】新民周刊, 2003. 10. 29(4).

三、独特历史观观照下的城市人物书写 ——上海的饮食男女

(一) 上海弄堂女性

王安忆描写都市上海的小说，主要通过弄堂女性这一群体来书写她对上海的理解。王安忆选择弄堂女性这一独特的角度来书写上海，仍然与她的历史观有密切联系。“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的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①“在我眼中，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是中国近代诞生的奇人……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像上海的女性，没有太多的升华，却也没有特别的沦落，她有一种平民的精神。”^②她抛开了历史宏大的叙事，而把目光放在上海浮光掠影的泡沫底下的扎扎实实、琐细的日常生活上。正因为有这样凡俗的日常生活，市民的生活才蒸腾出奇光异彩来。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取代宏大叙事的是柴米油盐、一日三餐的平常日子，而且还得把这日子夯得结结实实，才有精力、体力来应对难以预料的变故。要表现细密、琐碎、精致的日常生活，不用说弄堂女性是最好的选择。

1、坚韧的女性

王安忆小说中，有一大批“慧心人”形象。她们外表柔弱，内心坚韧；她们能干又讲究实惠；她们在变故面前沉着镇定。王安忆在《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中对她们大加赞赏：“这些女人是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的。祸福同享，甘苦共当，矢志不渝。这就是上海的布尔乔亚，这就是布尔乔亚的上海。”^③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是王安忆塑造的“慧心人”形象中给人印象较深刻的。一个。欧阳端丽本是养尊处优的张家少奶奶，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张家突然遭到变故——“文化大革命”时，欧阳端丽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家人慌乱无主意时成为全家的主心骨，变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为了让全家老小吃饱肚子，她不去想自己的出身和

①王安忆. 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②徐春萍. 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N】文学报，2000.10.26

③王安忆. 死生契阔 与子相悦【A】妹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那张大学文凭，不辞辛劳地去给人家带孩子、织毛衣。为争得一份固定的收入，维持家里的开销，她能够忍受在阴冷嘈杂的工场间一坐就是八个小时的辛苦。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她也能苦中作乐，从一碗豆浆中品尝出“偷得浮生一刻闲”的自在和惬意。她精明能干，简直就是一位女英雄。正如王安忆在《上海的女性》中所称赞的：“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①胡河清在《王安忆的“慧心人”》一文中，把欧阳端丽和京派小说中姚宓那样的“慧女子”进行了对比，认为欧阳端丽是妙人儿。“她们平素驯良、漂亮如白波斯猫。可当老鼠临门，照样能在血缘深处闪出居鲁士大帝般的杀机，能致敌死命的。而这样的妙人儿，在老大古都北京，倒是不太见得到哩。”^②

王安忆笔下“慧心人”的极致要数《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了。王安忆曾经明确地表示过：“在那里（指《长恨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③在城市里，女性改变了农业社会中体力不支的弱势地位，她们获得了更多、更大的施展才能的机会，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男性相比，女性天生的坚韧性使她们能更快、更容易地适应城市快速的变化，她们能很快地与城市融合。女性与城市之间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女人天生就是属于城市的。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言人王琦瑶一生经历了两个朝代。在前一个朝代，她靠着聪明、韧性，由一个“弄堂女儿”脱颖而出成为闻名上海的“沪上淑媛”，之后又成为国民党要员李主任包养在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谁知好景不长，社会的变故很快结束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生活。曾被人包养的不光彩经历使她失去了寻找幸福的机会。但是，王琦瑶却倚靠着独有的坚强毅力闲适优雅地去应对各种社会动荡。“王琦瑶的日子是典型上海屋檐下的日子，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韧劲的。这坚韧不是穿越疾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它是供那些小人物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

①王安忆. 上海的女性【A】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②胡清河. 王安忆的“慧心人”【J】文艺争鸣，1992(5).

③王安忆. 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9

子和小目标。”^①

上海以它繁荣的经济、摩登的城市气息，吸引着众多的外乡人。他们怀着美好的梦想，想尽一切办法想成为上海市民中的一员。虽然王安忆有意把“上海写成一个现代部落，外人进入部落从来是被视为入侵者而遭到反击和围攻的。”^②但在艰辛的攻城路上也不乏成功者。《富萍》中的主人公富萍就是一位攻城胜利者。她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凭借的是决心和坚韧的毅力。富萍本是苏北乡下一个土里土气的女孩子，外表木讷，不善言谈。因为和乡村青年李天华订了婚而被在上海做保姆的奶奶邀请来上海玩。她一来上海，就被上海的繁华与先进深深地吸引。她暗暗下定决心要留在上海，做上海的永久居民。她为了多了解上海，用心地听阿婆阿姨奶奶们对家长里短的议论，从这些议论中，她明白了上海与乡间的区别：“乡间的人与事，多是几百年不变的；家家差不多，哪像这里，各有各的来处，并且历尽曲折！”^③富萍在“一个城市组织严密，并且生活秩序已相当完善，已经不太能够允许有外来分子的时候来到上海”^④，她要想在上海定居谈何容易。奶奶仅仅是一个保姆，依靠奶奶显然是不行的。那就只能靠自己了，而如果与李天华结婚势必会重新回到乡村，于是她断然拒绝了与李天华的婚事。最终她在上海闸北区遇到了以糊纸盒为生的残疾青年母子。虽然这个家很贫穷，但富萍从小没有父母，在亲戚家长大，所以她强烈地想要一个自己的家。而她所遇到的母子俩，可以在这方面给她最大的满足。如果自己嫁过来的话，她就会既有一个婆婆，又有一个丈夫，而他们在生活上都得依赖富萍。所以她就有可能成为这家的主人，而顺利地完成她的攻城计划。当然富萍并没有为了要实现自己的愿望而置自己的幸福于不顾。她是觉得残疾青年很有骨气、心地善良才留下来的。小说结尾处富萍出现了妊娠反应，暗示着富萍将牢牢地扎根在上海，成为上海市民中的一员。像富萍这样的攻城成功者靠的就是顽强、坚韧的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敬佩不已！

2、务实的女性

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①王安忆. 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②王安忆. 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9

③王安忆. 富萍【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④王安忆. 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9

高档的汽车、闪烁的霓虹灯、直插云霄的高层建筑、丰富奢华的夜生活以及生活在都市中的摩登女郎……一切都显得躁动不安。与新时期的上海相比，40年代的上海，市民信奉的是一种务实求真的生存哲学。这正是上海弄堂的底蕴。它不是虚空的幻想，也不是感情用事的短暂的狂热，而是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姿态。这些弄堂女性很有自知之明，她们老实本分，讲究实惠。因了这务实，《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不甘于弄堂女儿的身份，凭着自己的美貌，勇敢地参加了“上海小姐”的选拔，以“沪上淑媛”在大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很自知，擅于把握适当的时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一种务实精神。小有名气之后，王琦瑶为了过上一种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做了国民党要员李主任的外室。爱丽丝公寓的奢华生活结束后，她逐渐对康明逊产生了好感，但她觉得在康明逊那里是不可能找到幸福的，康明逊也没有足够的勇气给她宽阔的胸膛让她有个归宿和倚靠。因而，她也就并不奢求什么。在平安里，她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给人们打针以维持生计。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请严师母、康明逊吃饭最能体现上海人精明实惠的性格特点：这样的请客是“在家常与待客之间，既不见外又有礼貌，特别适合他们这样天天见的常客。”^①又如小林高考结束后，王琦瑶带微微和小林去吃西餐。微微为了摆阔气，专拣贵的菜来点，王琦瑶却不动声色地删了几样贵的，换上几样价廉实惠的，并且给微微和小林上了一堂生活课，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在吃饭上的经验传授给了她们：“不要以为贵的就是好，其实不是，说起来自然是牛尾汤名贵，可那好是在法国，专门饲养出来的牛；这里哪有，不如洋葱汤，是力所能及，倒比较正宗。”^②一席话说得微微和小林心服口服，对王琦瑶的崇拜更加深了一层。王琦瑶确实不简单，她不但讲究实惠，还很见过一些世面。

《长恨歌》中的张永红也是抱着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的。她从不好高骛远，也不眼高手低，她始终生活在现实中而非空想中。她以替人家拆线头、接送小学生并辅导其作业积攒零用钱为时尚。在与老克腊的交往中，她看出老克腊来找她只不过是排遣心中的忧愁，调节一下心情，她知道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向张永红坦陈。他一直不说，她也从来不问。这种很识相、很懂对方心理的做法博得了老克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②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腊的赞赏。对自己的婚姻，张永红同样是不高攀、不低就，非常实际的。她明白，自己的家庭出身并不好，别人对爱情有着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憧憬和遐想，她却以自己时尚的优点非常苛刻地挑拣着男朋友。她把女人结婚看作第二次投胎。第二次投胎如果投好的话，女人的命运就会大不一样。这是一个多么讲究实惠的女人。

《“文革”轶事》中的胡迪菁精明、务实，在家庭内部的斗争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她原本冷静、世故，但英俊、能言会道的赵志国的出现，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少女时代的梦幻和旧上海的温婉，她渐渐被赵志国吸引。她和赵志国在张家亭子间跳舞、聊天的场景经常出现在她梦中。但现实是赵志国是她小姑子张思叶的丈夫。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而张家却是资产阶级家庭。文革期间，他凭借英俊的外表钻了时代的空子，做了张家的上门女婿。

作为张思叶的嫂子，胡迪菁和张思叶的丈夫赵志国有这种暧昧关系，这无疑是有危险的。她也曾迟疑过，该不该放手。犹豫之后，她理智地意识到：“做梦和回首只是她人生的佐餐之物，她的正餐是不折不扣的现实。”^①但让她真正放弃，她又心有不甘。于是她想出了一条稳妥的办法：只要不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威胁，她也非常乐意与赵志国逢场作戏。眼见赵志国沉迷于与自己的畸形恋情中，她也很同情他，曾劝他：“身处乱世，许多事情都是阴差阳错的，不是件件都可以追溯责任的，眼开眼闭地过去就算了，何必苦恼自己？何必惹火上身？”^②她是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不留痕迹地与赵志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当她察觉到张思蕊暗恋着赵志国时，很有心计地拼好了张思蕊撕毁的日记，在文革分房产时拿出日记给了赵志国致命的打击。

3、进取的女性

上海从一个小渔村一跃而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繁华大都市，具有一种很强的进取精神。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的张永红作为上海精神和文化的象征人物，在她身上就具有积极的进取意识。张永红是新时代上海潮流的引领者，内心有着不同凡俗的追求与梦想。当她得知王琦瑶就是四十年前蜚声上

①王安忆. “文革”轶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②王安忆. “文革”轶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海的“三小姐”时，内心有着难以形容的崇拜和羡慕：“这是一个女人的风头，淮海路上的争奇斗艳的女孩，要的不就是它？那一代接着一代的新潮流，推波助澜的，不就是抢一个上风头？张永红掂得出那光荣的分量，她说：你真是叫人羡慕啊！”^①她想在时代潮流中抢一个上风头。

张永红的爱情、婚姻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这样一种进取精神。张永红不是没有野心。她生活在繁华热闹的上海，却出生在一个与之不相称的贫穷、卑微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修鞋匠，母亲患有结核病。她不甘心将来过父母一样的日子，她的未来应该是衣食无忧的。所以她紧紧抓住女人第二次投胎的机会——婚姻，用心地、努力地利用自己的优势，极力地去捕捉那些欣赏她的男人的眼光，再使些小聪明，把欣赏变作喜欢。每当发觉被俘获的男孩不符合自己的条件时，她宁可不讲情义地抛弃以寻找新的目标，也不愿委曲求全，失去重新寻找的机会。她这样煞费苦心地经营自己的爱情、婚姻，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管结果怎样，她始终在积极地努力着，朝着自己心中拟定好的目标前进。

4、功利的女性

随着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市民的生活充满了对物质的狂热追求。她们大多尊敬有钱人，看不起穷苦人，崇拜西洋文化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排斥、拒绝本土文化。这种崇富挤贫的小市民意识和实用主义观念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上海人，使得很多上海人更看重一己的私利，把传统的伦理道德撇到了无足轻重的位置。人们在为人处事时首先考虑的是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而且这个好处要尽可能地大才行。

《长恨歌》中的张永红生活在物欲横流、物质琳琅满目使人应接不暇的当下上海，她自然而然地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对物质有着强烈的追求欲望和享受欲望。她羡慕王琦瑶时代轰轰烈烈、辉煌享受的生活。卑微的家庭出身始终是她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于是她抓住一切机会努力要寻找一个有钱人作她的男朋友。她找男友带着明显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换掉了无数任男友之后，她看上了长脚，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长脚能给她提供物质上的享受和满足。这其中，她和长脚有多少感情，恐怕连她自己这个当事人都不太清楚，她也不想弄明白。他们的所谓爱情生活就是一餐餐的饭、一次次的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舞会、不厌其烦的逛商场疯狂购物。她要的就是财富、虚荣。恰恰是她的功利心、虚荣心毁掉了长脚，使她的追求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

上海人对金钱的追逐和对富人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这在王安忆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文革期间，赵志国（《“文革”轶事》）看上的就是张思叶家的私有财产；魏源生（《流水三十章》）没有因为自己贫苦的工人出身而感到骄傲、自豪，却把成为花园别墅的主人当作自己人生最大的理想。《新加坡人》中对豪华酒店的描述，使读者看到酒店不仅仅是一座座建筑，而是变成了优裕生活的象征，象征着物质至上、享乐第一的上海人的功利性的生活和行动准则。

5、怀旧的女性

弄堂作为上海独特的空间建筑，它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当年大上海的历史见证。这些见证很容易成为人们怀旧的对象。追忆旧上海的文化怀旧潮流自然而然地成为 90 年代最为显著的潮流之一。

弄堂最容易引发人们的怀旧情绪。《长恨歌》中，王安忆认为老克腊的怀旧情绪就是由上海特有的空间环境所决定的：“其实，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怀旧’这两个字，虽然他们都是新人，无旧可怀，可他们去过外滩呀，摆渡到江心再蓦然回首，便看见那屏障般的乔治式建筑，还有哥特式的尖塔钟楼，窗洞里全是森严的注视，全是穿越时间隧道的。他们还爬上过楼顶平台，在那里放鸽子或者放风筝，展目便是屋顶的海洋，有几幢耸立的，像帆一样，也是越过时间的激流。再有那山墙上的爬虎墙，隔壁洋房里的钢琴声，都是怀旧的养料。”^①

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一书中，马尔科姆·蔡斯和克里斯托弗·萧这样写道：“构成怀旧的存在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怀旧只有在有线性时间概念（即历史的概念）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生。现在被看成是某一过去的产物，是一个将要获得的将来。第二，怀旧要求‘某种现在是有缺憾的感觉’。第三，怀旧要求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人工制品的物质存在。如果把这三个先决条件并到一起，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怀旧发生的社会被看作是一个从正在定义的某处将要被定义的某处移动的社会环境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换句话说，怀旧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同时为确定性和解构提供肥沃的土壤，它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是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的一种反映。”^①相对于时间的线性推移，空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季节的变换、时间的推移在人们记忆里留下的不是钟表上的几点几分，而是空间的场景。所以，怀旧是具有选择性的。在特定的场景、特定的空间发生过的事情才可能被回忆起来，弄堂正是王安忆文本中怀旧情绪的很好的空间媒介。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快速崛起和自我更新使得旧上海往日的灯红酒绿、霓虹闪烁被无情葬送，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上海的形象被埋藏在了弄堂的重重帘幕之后。因为只留下了集体的记忆而造成了城市快速发展的历史缺憾。因此，王安忆笔下此时的上海就是在对旧上海生活的追忆中开始的。难怪《长恨歌》里的小林多次地惊叹王琦瑶家的古货。王安忆在旧上海的喧哗和浮躁中紧紧锁定弄堂世界，锁定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凭着女作家细腻敏感的心灵，依托生动的故事去追忆当年的海上繁华梦。她笔下的上海不是日益发展的新上海，而是存在于她头脑中的旧上海，她着力塑造的女人也是旧上海风味十足的女人。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四十年之后微微们的时代，仍然以象征着当年辉煌与惊艳的“上海小姐”的名声频繁地加入到年轻人派对的队伍中，即便在这样的派对中她只做一个摆设也很满足。参加这样的派对时，她经常产生错觉，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自己一生中最得意、最辉煌的时刻。认识老克腊之后，她甚至毫无顾忌地向他敞开了心扉，把埋藏于心底几十年的私密讲述给老克腊。其实，王琦瑶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也是怀旧的过程。她要让当年的锦绣繁华在自己和他人的意识里无限止地延长。王琦瑶始终生活在四十年前。她的生活就是反复追忆旧上海的繁华热闹、重复旧上海的生活方式。女儿微微的朋友张永红对王琦瑶无限崇拜，其中一点原因正是张永红对旧上海服装的好奇和向往。王琦瑶经常向年轻人说起四十年前的上海时装。“几十年的时装，王琦瑶全部历历在目，那才是不思量，自难忘。”^②张永红和王琦瑶这一对忘年交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时装。王琦瑶向张永红详细描述历年历代的衣装鞋帽，这些话很多年没有说了，现在终于遇到一位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所以她俩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老年的王琦瑶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她的心并不老，因为她还活在四十年前，怎么会老呢！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和年轻人在一起时，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过去，追忆曾经的荣华，

①包亚明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M】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②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上海小姐”罩在她头上的光环让人艳羡。她觉得“她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她却成了一个旁观者。”^①王安忆把自己对旧上海的追念注入在了王琦瑶的身上。作为八十年代的中年妇女，王琦瑶身上依然保留着旧上海的动人风韵，这一点吸引了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同时也让康明逊、阿二动容、动情、动心。这证明了当年红极一时的“上海小姐”王琦瑶身上有着无穷的魅力，同时也衬托出解放后出生的年轻人精神生活的贫瘠。

王安忆笔下的怀旧情愫并不仅仅是对旧上海物质生活像服装等的怀念，更深层次的是对旧上海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眷顾。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生活节奏在一天天加快，很多旧日生活的韵味都荡然无存。人们根本来不及仔细品味、咀嚼过日子的具体滋味，生活之花就已在转瞬间化为过眼烟云，枯萎、凋零。王安忆想在作品中塑造一位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不受外部世界干扰，静心品味生活每一天的淑女形象。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就是这样一位淑女。随着李主任的命丧黄泉，爱丽丝公寓富丽奢靡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在邬桥的短暂调整后王琦瑶回到了平安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过去的美好虽已烟消云散，但王琦瑶像康明逊一样，觉得“人跟了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成了个空心人。”^②因而在平安里，王琦瑶一面靠打针维持生计，一面时不时地在下午茶和围炉夜话中重温中产阶级优雅的生活格调。“这是火炉边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所有的欲望都化为一个相偎相依的需求，别的都不去管它了。哪怕天塌地陷，又能怎么样呢？昨天的事不想了，明天的事也不想了，想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剥着糖炒栗子的壳，炒栗子的香也是深入肺腑。……他们在炉上放了铁锅，炒夏天晒干的西瓜子，掺着几颗大的白果。……”^③那段日子，外面在发生大变故，而以王琦瑶为代表的一群“空心人”却蛰居在弄堂狭小的空间里，细致地品味着当下的生活。那围炉夜话的场面多么温馨、多么善解人意。它没有轰轰烈烈，只有踏踏实实。它是旧上海遗存在她们这帮“空心人”心里和身上的精神。她们对这种浪漫、韵味十足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念念不忘。

《长恨歌》中王琦瑶第一次去严家师母家看到由枝形吊灯、扣纱窗帘、打蜡地板、天鹅绒幔子、橡木大西餐桌、绿色缎床罩、欧式沙发、金边细瓷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②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③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茶碗组成的富丽堂皇的世界时，“心里忽然跳出‘爱丽丝’三个字，这里的一切和‘爱丽丝’多么相像啊。”^①从此，他们四个人（王琦瑶、严家师母、毛毛娘舅、萨沙）组成了小型派对，重温资产阶级时代的美好时光。

在旧上海，看电影是时髦的，也是很奢侈的。王安忆在《忧伤的年代》里写“我”的忧伤是有一次妈妈把仅有的一张难得的电影票给了姐姐，没有给“我”。“我”认为母亲分配不公，这让“我”心理极不平衡。于是“我”不和人交流，独自体味着绵绵的忧伤。王安忆在小孩看电影这些小事上也没有忘记凸显中产阶级意识。《忧伤的年代》中作者把国泰电影院和淮海电影院进行了对比：国泰电影院豪华、高贵、安静，淮海电影院则简陋、低俗、喧闹。国泰电影院的票价要比淮海电影院高出一倍左右。在国泰电影院，每当电影结束，“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全场便响起了合着音乐节拍的鼓掌声，整齐划一，好像有人在指挥。”^②那种感觉简直好极了，但是“对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来说，到‘国泰’看电影是有些奢侈的，比较合适的是‘淮海’的学生场电影，可是我们不愿意和那些小毛孩同流合污，那合着音乐节拍的整齐掌声特别叫我们害羞和讨厌，它有碍我们的矜持。”^③

6、精致、讲究的女性

很多当代作家笔下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味，较少诗意。如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描绘了工人印加厚在一天之中繁杂而近乎琐碎的日常生活。半夜把孩子跌下床，清晨排队解手洗漱，带孩子买月票同别人拥挤争吵，日子过得太过平庸。批评家蔡翔把这种情形称为“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④。但是，王安忆笔下的日常生活却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情态，她描绘的上海女性优雅、精致地在过着她们的“日常生活”。

《“文革”轶事》中，王安忆如此表达她对上海生活的评价：“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在细瓷碗里，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②王安忆.忧伤的年代【A】伤心太平洋【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0.

③王安忆.忧伤的年代【A】伤心太平洋【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0.

④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生活雕琢到精妙的绝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①。

《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的生活就及其讲究、精致、优雅。她用水很注意节约；访客来了，如果只有姨娘在家，生人是不能随便就进去的；地板不能用水拖而要打蜡；馒头要吃有心的；馄饨的馅儿要用肉糜、虾米、香菇、菜泥等按照严格的比例配在一起；馄饨要数着个地吃，秀秀气气，并不是粗鲁地以碗而论；公公不舒服的时候，好婆做虾饺、鸡粥、蟹粉豆腐等好东西给他吃……对于这些，李同志的姨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与好婆的这种精致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同志的粗俗生活，李同志家里好几口人只有一条床单，家里用的白木家具是从机关租来的，用的被褥已经很破旧了。好婆也在这种对照中自尊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与妮妮》中，谢伯伯夫妻俩吃饭极不讲究，有什么就将就着吃什么，从来没有做过一顿讲究的饭菜。小妹阿姨则十分讲究：鱼只吃河鱼，并且要有鳞的；蛋则只吃鸡蛋，不吃鸭蛋、鹅蛋。小妹阿姨还向好姆妈介绍自己过去的东家吃螺蛳的细致法：“买一斤螺蛳，用针一只一只把肉挑出来，洗清爽，把香莴笋切成螺蛳肉大小的丁，再用鸡蛋发成糕，也切成一样大小的丁”^②。

《富萍》中的吕凤仙因为见识过老东家金枝玉叶的生活而成为弄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谁家有重要的事情，都要来请教吕凤仙。请客要弄一个羹，或者奶油布丁；嫁女儿，要办嫁妆，绣品的花样、针法，有哪几式哪几样；发送老人，装裹的规格，大殓的程序；孩子出疹子，吃什么，忌什么……这些吕凤仙都是最懂的，讲起来头头是道。虽然她仅仅是一个保姆，但她见过世面。加上聪敏、善于学习，她学到的这些为她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她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文革”轶事》中张思叶家富有情调的生活方式熏习得张家的女人们气质不凡。赵志国第一次去张家，“他只看了一眼，便从张思叶家那些身穿蓝布罩衫，挽着齐耳短发的女人身上看出超凡出众的气质。这是一种养尊处优的气质，虽然经历了这些年的颠沛流离，却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如受惊的

①王安忆. “文革”轶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②王安忆. 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A】苦果【M】西安: 山西旅游出版社, 2002.

鸟雀藏进了深处。他从她们的短发上看出‘柏林情结’式的端倪，还从中式罩衫上看出复古的摩登。她们无论年长年幼，都含有一种贵妇的仪态，这仪态不是任何人都能领略的，它们往往是有一种朴拙的表面，她们长得各有差异，可是细部却一律经得起推敲。牙齿整齐，皮肤细腻，指甲润泽，表现出后天的精致调养。”^①从张家女人养尊处优的不凡气质上可以联想到张家的日常生活是何等地注意保养。王安忆对日常细碎琐屑的生活形态的从容、冷静的描写，反映了人们公认的上海人精细的生活特色。

王安忆在《死生契阔 与子相悦》中记叙了1972年一个插队女生的家庭氛围：“在背静的短弄公寓里，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的女人里边走着，是这家的母亲，由于客厅阔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角落里，灯光从后头照着她，有一种慵懒的、闲适的气氛。”^②这种逆时代而奢靡、优雅的气息使王安忆很诧异，她进一步感慨：“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它们也可说是落后，和时代脱节，可看起来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③不论历史如何变幻，生活在弄堂里的女性自顾自地、顽强地过着优裕、精致的生活。

《妹头》中，妹头一家和玲玲二姐在着装上很是用心。“妹头的妈妈，她多是穿家常的蓝布或者花布衣服，蓝是毛蓝，花布呢，又多是浅色的底上细小的碎花，两样都是贤淑又妩媚，到了假日要出门了，她便换上比较正式的装束，……到了夜里，妹头的妈妈则穿上苹果绿的绸睡衣裤，袖口裤边，都绣着小朵小朵的草莓红花样，于是陡然的娇艳起来。”^④妹头爸妈带妹头出去，三人都要衣着光鲜，还要把妹头的额头卷一卷；玲玲二姐在晒衣服上步骤分明，一丝不苟；“淮海路上一枝花”即使是出去买日用杂务，也要“穿得很正式，丝袜，皮鞋，过膝的裙子，衬衫的袖口端端正正地扣着扣子。她也是烫发，但不是妹头妈妈那样的短发，也不是玲玲二姐那样的蓬松额发，

①王安忆. “文革”轶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②王安忆.死生契阔 与子相悦【A】妹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③王安忆.死生契阔 与子相悦【A】妹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④王安忆.妹头【A】妹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而是做成束发的样式，额头略有些小波纹，但比较平服自然。”^①玲玲经过几年的追求，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文革末期服装还比较保守的时候，“玲玲却在夹缝中求发展，稳中求变，既新颖，又没有越过雷池半步。比如，衬衣做成男式的领子，袖子的幅比通常延长一倍，一列三个扣子，腰身窄长。裤子比较宽，又宽不到喇叭裤的程度……还有灯芯绒的外套，前襟和后背，经过拼接，以条纹组成图案，接缝处却是明线，也是压出图案的效果，有些类似猎装，又不是那样男性化，总之，是十二分的独特。”^②

这就是上海女性精美、雅致的生活。它讲究一种情趣，好比那些有自恋情结的女人，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美、体现美：这种精致又是那样顽强，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它都像春风吹拂下的小草一样，不屈不挠，尽显风采。

7、堕落的女性

随着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上海呈现出多元的、极度开放的文化格局。在这种文化格局下，面对来自外界的诱惑，一些上海女性走上了迷失自我的堕落之路。王安忆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堕落女形象，像妙妙（《妙妙》）、阿三（《我爱比尔》）、米尼（《米尼》）等。

《我爱比尔》写的是一个中国女性与外国男人的故事，一个中国欲望与西方诱惑的故事。阿三在上大学时认识了美国外交官比尔。比尔英俊、强悍，是阿三心目中一直向往的、典型的美国青年。于是她不惜被学校开除也要和比尔在一起，因为她说：“我爱比尔！”“比尔对阿三来说是一个象征，西方的象征。”^③阿三在比尔看来，也是一个象征，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东方象征。阿三为投比尔所好，经常为比尔展示上海地方戏、金山农民画、城隍庙等极具东方特色的奇观。比尔的确被阿三吸引，但阿三在和比尔接触的过程中，却是痛苦和矛盾的。“她须用她的中国特性吸引比尔，但又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希望自己成为和比尔同样的人，所以她一方面强调自己的中国特性，一方面又想取消自己的中国特性。”^④阿三自认为已经和比尔接轨，但比尔说他不能爱一个共产国家的女孩。所以阿三和比尔只能分手，和比尔分手后，阿三在宾馆或别的地方不断结交外国人，像法国人马丁、陌

①王安忆. 妹头（A）妹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②王安忆. 妹头（A）妹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③王安忆. 我爱比尔【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

④王安忆. 我爱比尔【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

生的美国老头、美国专家、比利时人等，她专门找外国人只是想和“比尔”在一起的异国情调。最终她被警察当作高级妓女送往白茅岭农场进行改造。

阿三的故事是“一个女孩在身体与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的毁灭和自毁”^①的故事。王安忆想借这个故事反映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世俗、进取、怀旧，讲究实惠，有一定的功利性，同时也具有坚韧的毅力。这些上海女性正是王安忆女性故事里真正的英雄，她们“没有远大理想，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走，这个城市的基础是她们打下的。”^②女人与城市密不可分。“女人是城市，城市也是女人”^③。女人的苦乐、成长就是上海的苦乐与成长，女人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王安忆要借上海女性讲述上海的另一种历史。

（二）上海男人

王安忆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上海的“另外一种历史”，这“另外一种历史”中不仅活跃着坚韧、世俗、喜好怀旧的弄堂女性，同时也生活着女人味十足、孤独迷惘的上海男人。

1、女人味十足的上海男人

王安忆在《上海的女性》中说：“这地方的男人也是用不上男人气的，什么都得伏小曲就，蜷着地来，也难怪不把女人当女人。双方势均力敌，一样地无依无赖，白手起家，谁也让不得谁”^④。《长恨歌》中王琦瑶生活的不同阶段出现的上海男人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萨沙没有一点男人气概，大多怯懦、胆小。李主任虽然一生叱咤风云，但当他把“上海小姐”王琦瑶藏在“金屋”——爱丽丝公寓，他们二人过起了浪漫温馨的小资生活时，李主任一改过去的刚毅，而变得优柔寡断：“李主任当头一个‘敢’字，变成了一个‘难’。他是因为‘敢’，才涉足世事的核心，越往深处越无回旋的余地，如今是举步维艰。世人以为他有权，其实他是连对自己的权利都没有的。李主任可怜王琦瑶，也可怜自己，因可怜自己，更可怜王琦瑶”^⑤。

①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②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

③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A】漂泊的语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④王安忆.上海的女性【A】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⑤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长恨歌》中的程先生是一个温情脉脉的男人。他在给王琦瑶拍照准备参加上海小姐的比赛中发现了王琦瑶独特的美，并被她深深地吸引，一厢情愿地爱着她。为了让心爱的人高兴，他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去迎合她、讨好她。但讲求实惠的王琦瑶还是选择了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李主任，而置程先生的爱于不顾。程先生对王琦瑶是发自内心的爱，但任凭他怎样努力，他深爱的人还是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多年之后，当王琦瑶怀上康明逊的孩子即将分娩时，程先生不计前嫌，在王琦瑶分娩的关键时刻承担起了临时丈夫和临时爸爸的责任。程先生为王琦瑶做再多的事也挽回不了这个女人的心。他用自己的一生去等待心爱的女人，但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康明逊出身于一个陈腐、保守的家庭，是家里的独生子。由于不能自食其力，完全靠家里人养活，所以他也就失去了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他在和王琦瑶的交往中，被王琦瑶身上透露出的旧上海风韵迷醉。先是和王琦瑶一起打牌，喝下午茶，后来逐渐发展为情人关系，并且王琦瑶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天生懦弱的康明逊根本不可能为之承担责任，最终溜之大吉。

张永红的男朋友长脚是大上海一个地道的小混混，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完全过着寄生的生活。在别人面前，他往往装作很善良，而当他独自走在冷清的马路上时，他凶残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一颗欢快的心就会沉寂下来，假如有人在这时看见他的脸色，便会发现他换了一个人，他郁郁寡欢，眉宇间还有一股因烦躁而起的凶蛮之气，他的脸色黯淡了，失去了光彩。”^①当他判断出王琦瑶家可能藏有值钱东西时，他悄悄地用张永红让他转交给王琦瑶的钥匙，轻而易举地进入王琦瑶家。当他行窃被王琦瑶发现时，他的凶残本性完全显现出来，把王琦瑶活活地掐死。曾经红极一时的三小姐就这样命陨黄泉。

老克腊是个爱怀旧的男人。“老克腊”来自英文“COLOR”，后来特指懂得精致生活，处处显出旧上海风情的老绅士。《长恨歌》中的老克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老克腊”。他生活在80年代的新上海，刚三十出头，不管是在追求个人生活的精致情调方面，还是在经济状况、年龄等方面都与真正意义上的老克腊的标准相去甚远。就他自身的经历而言，他是无旧可怀的，因为拥有旧上海风情的是他的上一代人，但他还是在上海这座新型城市里盲目地编制着浓烈、悠远的旧梦。老克腊的怀旧其实是一种对时尚的追求，是一种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以固守为激进的追求。当旧上海风情浓烈的王琦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不切实际地爱上了比他年长近 30 岁的王琦瑶。他们俩能走到一起谈情说爱、花前月下,是因为他们“一个是回忆,一个是憧憬,都有身临其境之感。有时会忘了现实,还以为梦想成真,所编织的情节也注入了些真感情。”^①但这样的忘年恋毕竟太不切实际了,所以当老克腊真正意识到它的虚幻性时,他选择了逃离。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之所以要塑造以上这些懦弱的男性人物,是为了呈现上海市民生活的多样性,反映上海文化的多元特点。多元的、丰富多彩的上海文化展示的是城市文明的宽容、兼收并蓄。如追求时尚的程先生穿的西装是三件套的,会讲纯正的英语,特别崇尚好莱坞的明星,但他在爱情方面还是秉承了东方人宽容、忍让的特点;萨沙特别开放,很会享受生活,他懂得快乐要自己找、机会要自己寻,这是受西方人的影响;80 年代上海出现的以老克腊为代表的怀旧型人物也是一道亮丽而奇特的城市风景线。上海几十年间由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为经济实力在全国居上的都市,依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宽厚的包容力。

2、孤独迷惘的男人

被很多研究者称为“中篇版《长恨歌》”的是王安忆九十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文革”轶事》。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有意回避了“文革”这段历史,而是选择了与外界的风云变幻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上海市民的边边角角的生活,来演绎他们的“轶事”。作品中的市民生活是围绕一个叫赵志国的男性展开的。赵志国一表人才,一米八三的身高,“他的发型是那种经过了革命而显得含蓄的‘飞机头’,隐约透露出上一个时代的摩登气息。他的脸型有点像美国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也是含蓄化了的。”^②他是一名来自弄堂的“青工”。在“文革”期间,“‘青工’是个俗气的字眼,它是考不上大学,没有受教育的代名词;它还是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的代名词”^③。“青工”的出身让赵志国在资产阶级大小姐张思叶面前很自卑,最终做了张家的上门女婿。赵志国进入张家后,与三个女人——张思叶、张思叶的妹妹张思蕊、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②王安忆.“文革”轶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③王安忆.“文革”轶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张思叶的嫂子胡迪菁躲在张家的亭子间里享受着乱世难得的温馨宁静的生活。世道虽乱，却暗含着游戏的“潜规则”；外面的时局变化不定，他们却躲在“世外桃源”跳舞、聊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张家的亭子间里，只有他一个是男性。这唯一的一个男性整天沉醉在女人堆里，所以胡迪菁开玩笑地说他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其实，赵志国根本没有做贾宝玉的资本和条件，他既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赵志国更想做一个“于连式”的人。但混乱的时局不允许他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旧上海那些富丽堂皇的景象好像处在地壳变化地带的城堡，在每一次革命的震荡之后，下沉，下沉，最后沉落到底，烟消云散……赵志国大约是伤悼这城市最痛心的人，他想他是一个末世之人，要做一个卑鄙的于连也做不成了”^①。“文革”使资产阶级家庭——张家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张家人内心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并未改变，张家人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布尔乔亚情调使“青工”出身的赵志国自惭形秽。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无法真正融入进这个家庭。他经常感觉自己是“局外人”。他觉得出身于普通市民家庭的胡迪菁和他有着同样尴尬的处境，同病相怜的感慨使得他面对胡迪菁暧昧的举动、善解人意的言辞时没有了任何的防备。他忘了乱世虽乱，却乱中有序。胡迪菁这样一个精明的女人也需要逢场作戏，但这样的游戏是以不危及自己的利益为前提的。当单纯、幼稚的赵志国侵犯到了胡迪菁的切身利益时，胡迪菁轻而易举地以张思蕊的日记揭穿了张思蕊与赵志国暗恋这一秘密，最终彻底击垮了这个乱世中心灵孤独的男人。

赵志国的悲剧就在于他在乱世中迷失了自己，不能很好地掌握进退之道，缺乏思想，太过幼稚。

^①王安忆. “文革”轶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四、服饰，时代的印记

-----在“日常生活”的服饰描写中透露出历史的讯息

王安忆在其历史观中明确表示：历史是日复一日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世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①历史的动荡、变化融进妇女款款的服饰中。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通过对王琦瑶、张永红等城市女性细腻的服饰描写，既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又展现了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城市风貌和城市精神。

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服装时尚并不是少数人可以引领的。回想不同历史时代的流行服饰，犹如阅读一本五彩斑斓的历史书，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印记会透过衣服细密的针脚显示出来。以《长恨歌》为例，我们来看看王琦瑶如何带着服饰这一时代的印记走过二十世纪中国最起伏动荡的四十年岁月，演绎上海这座城市四十年的历史变迁。

四十年代的上海是聚集了华美流行服饰的时尚之都。即使是那些穿梭于上海弄堂的不起眼的女孩子们，也比别的城市的贵妇人更懂得如何追求时尚、引领时尚。上海不仅善于从外来文化中吸收精华，而且还依靠自身的顽强、坚韧、务实，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底蕴。和上海这座城市一样，上海的弄堂女性不但主动、自觉学习外来的时尚理念，还依靠女人的自信和天生对服饰的敏感，依仗她们对时尚的丰富体验，把对时尚的认识体现在服饰之中，引领有别于其它城市的时尚潮流。“海派”服饰中，旗袍、西装、中山装是最摩登的，而女学生们阴丹士林蓝旗袍配高跟鞋的打扮最能体现其优雅的身姿和袅娜的步态。她们当之无愧地成了引领四十年代上海服装潮流的旗手和先锋。“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琦瑶她们才得以体现的。”^②王琦瑶们是最讲究实惠，最注重享受精致生活的，她们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真正代言人。

新中国成立，并没有规定人们要穿怎样的服装。但随着革命浪潮的涌动，服饰的审美标准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旗袍、西装逐渐被人们放在了箱底，取而代之的是颜色单调、质地低档的工农兵服饰。上海这座原先时尚、前卫的城市，由于计划经济的掌控，在服饰上变得和全

①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N】文学报,2000.10.26

②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国其它城市一样平淡无奇、千篇一律。在上海街头，人们很少看到体现上海独特地位的摩登服饰，而统一的“蓝咔叽人民装”、“腰里系一根皮带”的“旧军装”、“列宁装”一夜之间充斥在大街小巷，大有统领天下的阵势。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却有一群“异类”活跃在上海的弄堂之间。他们置政治于不顾，埋头自己的小天地。在服饰单调的革命年代，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穿得既不至于太扎眼，又能体现出少许的时尚。严师母穿着“翠绿色的短夹袄，下面是舍味呢的西装裤”^①，这样的装束难免会引来人们诧异、好奇的目光，但她对此装作没看见，依然在弄堂里大大方方地走过。王琦瑶“总是穿一件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几的几件，难免带着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②。程先生的“西装旧了，里面的羽纱坏了，袖口也起了毛”^③，但他依然抬头挺胸、豪迈地走在上海街头。这些人不顾政治力量的干扰，执著地守着那份自信、那份优越感。

“文革”十年是癫狂的十年。它给人们生理和心理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服饰方面，高跟鞋、旗袍等时髦衣服都被列在该破的“四旧”范围之内，因此百货店里的男女时装被付之一炬。而王琦瑶们却毫不畏惧，她们用聪明、细腻的心思去应对咄咄逼人的形势：

“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她们只须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她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并且她们还是说的少，做的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真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④

对美的追求是女孩子们自然天性的流露，但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爱美的天性却被无情地压抑着。和以上镜头相类似的情景早在《流逝》中就出现过：欧阳端丽在“文革”期间把不能穿出去的旗袍改做成衬衫，女儿经常通过变化扎头发的橡皮筋的颜色来使自己愉悦。

在残酷、疯狂的“文革”时期，上海这座城市竭尽全力保持自己雅致的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②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A】漂泊的语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③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④王安忆.王安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风貌，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清静、朴素、高雅的审美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环境宽松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被压抑多年的王琦瑶们终于有了重放光彩的大好时机，遗憾的是时代变了，她们老了。她们不再是当年引领时尚潮流的先锋了。每到晒霉的日子，她们把旧衣服拿出来，只能徒增惆怅与感慨，“那一件件的旧衣服，都是旧光阴，衣服蛀了，烂了，生霉了，光阴也越推越远了。”^①四十年代体现上海时装潮的王琦瑶面对八十年代失去审美标准、穿得花花绿绿的人群，她“觉得，如今满街的想穿好又没穿好的奇装异服，还不如文化革命中清一色的蓝布衫，单调是单调，至少还有点朴素的文雅。”^②八十年代的上海，开放、自由。经历了十年噩梦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服饰的审美标准，于是上海街头人们的穿着不伦不类、形形色色。

王琦瑶走过了人生的四十年，伴随着她们服饰的变化，历史也在静静地、细致地讲述着自己的变迁。上海城四十年的光阴就在王琦瑶们的衣褶裙裾间缓缓流过。

①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②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结 语

我们“检索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显而易见存在着轮廓清晰，界限分明的两个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另一个是以‘大刘庄’或者‘小鲍庄’命名的乡村。”^①对于大都市上海，李欧梵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值得人回味的話：“上海的世界一面是大马路、外滩，一面就是弄堂”^②。而上海弄堂是普通居民生活之所。王安忆关于上海的城市书写就紧扣住了弄堂，她的笔触久久地流连于弄堂深处的平常人家，紧紧地追随弄堂人家的日常生活。王安忆的历史观强调的正是日常生活，“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③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影响下，王安忆用细腻、优美的文笔表现上海市民精致而夯实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世界可以给人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产生了焦虑、孤独、漂泊感，回归日常生活正好可以安慰人的心灵，缓解忧虑，消除孤寂，使人有“在家”的感觉。而且日常生活最具有稳固性和长久性，在这稳固且绵延不断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上海的文化特征和上海市民的生存哲学。上海是一座现代性很强的城市，也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这就决定了上海具有了多元、宽容的文化内涵，上海有它的辉煌，也历经了沧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较量。上海市民有着功利、进取、务实的生存哲学。王安忆的城市书写在当今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上海市民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存在着“另外一种历史”，这“另外一种历史”就是通过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描绘来构建的。

①徐俊西.世纪末的中国文坛【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②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04

③王安忆.王安忆说【N】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9

参考文献:

- 【1】戴锦华. 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2】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季红真. 众神的肖像【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 【4】王喜绒.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5】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6】徐俊西主编.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 【7】吴福辉.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 【8】王安忆. 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A】漂泊的语言【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 【9】王安忆. 寻找上海【A】妹头【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0.
- 【10】王安忆. 上海的女性【A】重建象牙塔【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 【11】王安忆. 王安忆说【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 【12】吴义勤. 王安忆研究资料【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 【13】王安忆. 生活的形式【J】. 上海文学, 1999(5).
- 【14】王安忆. 城市无故事【A】王安忆自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 【15】陈思和. 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J】. 文学评论, 1998(6).
- 【16】唐长华. 王安忆90年代小说研究述评【J】. 当代文坛, 2002(4).
- 【17】应光耀. 论海派文学的弄堂文化景观【J】. 当代文坛, 1994(5).
- 【18】刘传霞. 论王安忆乡土小说创作的演变【J】. 东方论坛, 1999(2).
- 【19】齐红、林舟. 王安忆访谈【J】. 作家, 1995(4).
- 【20】李今.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21】陈惠芬. 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2】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 城市文化读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23】杨东平. 城市季风: 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24】吴福辉.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J】.东方论坛,1994(4).
- 【25】王雪瑛.生长的状态——论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1(2).
- 【26】倪伟.书写城市【J】.读书,2002(3).
- 【27】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
- 【28】王安忆.海上繁华梦【A】王安忆自选集(第一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 【29】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创作的转变谈起【J】.文学评论,2002(3).
- 【30】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J】.中国文化研究,2001(4).
- 【31】王安忆.桃之夭夭【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 【32】王安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安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33】王安忆.岗上的世纪【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 【34】王安忆.我爱比尔【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
- 【35】王安忆.伤心太平洋【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 【36】王安忆.富萍【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 【37】王安忆.米尼【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 【38】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 【39】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 【40】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0.
- 【41】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如何看待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偏激》，4200字，独著，发表于《群文天地》2010年第12期，第一完成单位是内蒙古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 2、《论王安忆小说的孤独话题》，3500字，独著，发表于2011年《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第一完成单位是内蒙古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致 谢 辞

在本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导师武彦君老师（内蒙古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悉心指导。从研一时候对我读书的指导，到论文开题时对论文选题和论文结构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再到论文写作过程中对论文多次提出修改意见，现在我的论文总算顺利完成。在此期间，导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在这里，我衷心地应该说一声：“武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除了导师的指导之外，同时也感谢内蒙古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郭亚明老师、韩彦斌老师、郭剑敏老师，他们都对我的论文进行过指导，曾经为我提出过很有借鉴意义的意见，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另外，在我在职读研期间，也得到了集宁师范学院教育系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理解。研一时，我一边在集宁师范学院代课，一边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为了两头兼顾，教育系分管教学的孙霞主任排课时非常照顾我，给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得我既能够完成学业，又能够完成系里的教学任务。教育系黄中主任也鼓励我努力提高学历，给予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感谢集宁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同仁们对我学业的大力支持！

还有集宁师范学院教务处的乌兰图雅老师，帮助我打印了很多论文资料。我的爱人解二虎同志在论文排版方面给予了耐心细致的技术指导。有了以上所有老师和同事们的共同关心、理解和支持，才使得我能够顺利修完研究生课程，并完成此论文。在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